

散文

沙颍河畔油菜花

张颖

春风唤醒了万物,沉睡一冬的小草苏醒了,探出了嫩绿的脑袋,柳叶爬满了枝条,绿油油的油菜已含芳吐蕊。河坡上、沟渠边、小路旁,都有它靓丽的身影,一朵朵黄色的小花迎风招展,艳丽夺目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我来到了美丽的沙颍河湿地公园,这里充满蓬勃生机。鸟儿在抽出嫩绿新芽的枝条上唱歌,芦苇在微风中摇曳,浅滩上几十只不同种类的鸟儿悠闲地迈着步子,或觅食,或嬉戏。弯曲的小路旁是四季常青的绿植,人们或慢跑,或散步,或打球,或下棋,或坐在长椅上打盹儿。沙颍河通达海,波光粼粼的河水与一艘艘往来穿梭的货轮交相辉映,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生态画卷。沙颍河两岸树木茂盛,花草丰茂,健身场地上人头攒动,优美的歌声响彻云霄,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沙颍河岸边最吸引我的还是河坡上的油菜花,绵延数十里。我好奇地向前行走着,还没有目睹它的芳容,就闻到了淡淡花香。这香气温和清新,沁人心脾,既有草木的清甜,又有泥土的温润。刹那间,我被这香味包围,衣服、头发都被它占领,连毛孔的呼吸间也有它的味道。我享受着它的甘甜,不觉加快了脚步,想看看什么样的油菜花,才能释放出这般幽香醉人的气味。

沿着崭新的滨河小路疾行,来到一处高坡,前方美景尽收眼底。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花海,像一条金色丝带沿河湾铺开,鲜艳的油菜花在日光下

折射出一道道金光,光在花瓣上跳跃,随着我的走动不停地变幻,时大时小,时长时短。我猜想:难道是太阳不小心把颜料桶打翻,金粉洒洒飘逸,落在了这广袤的大地上?

往前走,映入眼帘的是姹紫嫣红的花朵。经询问,得知这片河湾上的一部分油菜是新引进的品种,俗称七彩油菜,花朵呈现出粉红、紫红、白色等多种颜色。农人们充满智慧,他们发挥丰富的想象力,根据油菜花的不同颜色,在播种时规划了各种造型,远远看,那一片是飞禽走兽。花儿开放,一个个造型呈现在人们眼前,惟妙惟肖、栩栩如生。

蹲下来细细观赏,油菜花里藏着未干的晨露,晶莹剔透,风一吹碎了一地。蚂蚁正沿着茎叶搭起水晶般的云梯,搬运被春雨泡胀的日头。充足的水分使油菜叶肥大厚实,茎秆粗壮圆润,饱满的汁液似乎要撑破肚皮,随时都会滴下来,而它的花开得是那样热烈、那样充实、那样生机勃勃。它明媚鲜艳,盈盈招展,灵动飘逸,这一切与五颜六色的瓢虫相映成趣。风吹过来,油菜花舒展花瓣,翻起一阵阵金色的波浪,如潮起潮落。有时它如平静的水面,波澜不惊,有时它波浪滔天,似万马奔腾。青绿的茎被风吹得沙沙作响,像千万支蘸满阳光的笔,描绘着只有春天才能读懂的画卷。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,它们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,为的是不辜负自己短暂的一生。我静静地听着蜜蜂的吟唱,感觉心旷神怡;看彩蝶

飞舞——成百上千只,忽而飞离花朵在高处盘旋,如彩云追月,忽而俯冲而下,如飘逸的绸带。我的眼神迷离了,分不清哪是蝴蝶,哪是蜜蜂,哪是花瓣。我一不小心触碰了它们,瞬间溅出了点点蜜星子,我疑心是太阳笑出的眼泪,抑或是吴刚从月宫洒下的桂花酒酿,正巧落在了我的脖颈上,似一道电流传遍全身,直达灵魂深处,感觉比春阳还要烫。

蜜蜂和蝴蝶在花海上空辛勤地织着丝线,沾满阳光的翅膀抖落着陈年往事,让我想起小时候跟随母亲拔油菜苗的情景。清晨,小黄狗不停地吠着,惊起一群会唱歌的百灵,扑棱棱撞碎一地晨阳。我跟在母亲身后,在齐腰深的油菜棵里,露珠挂满了枝叶,打湿了我们的衣裳,泥土拽着我们的鞋子,仿佛在说:慢些走,可别踩到它们了!我们把多余的苗拔下来,去掉根部,洗净。当太阳娇羞地露出红彤彤的脸庞时,母亲已站在老屋里的灶台前,弓着腰,将新摘的菜叶倒进锅里,锅铲划出美丽的弧线,很快一道美食就出现在饭桌上。我们咀嚼着往事,品味着春天。如今,袅袅炊烟依旧,香味依然漫天,却少了那道美丽的弧线。

“妈妈,油菜花能结出果实吗?”稚嫩的童声把我从记忆深处拽回,抬头看看,前方游人如织,三五成群。父母督促孩子站在花前,摆出各种造型,“咔嚓”声此起彼伏。人们不厌其烦地按动快门,不停地抱怨:风景这么多,怎样才能装完?“当然会结果实了!”我大声说

着,可没有听到回音,我想可能是风大,把声音吹散了,飘到了蓝蓝的天空。我抬头看看,游人已离远,他们已经跑到前面河湾深处更密的花丛里了。

我想跟那个孩子说,再过将近三周,美丽的油菜花就会黯淡、凋谢,长出尖尖的荚果,又过四周,荚果变大,籽粒饱满。当茎秆和荚果变黄时,就到了收割的时期。农人头戴遮阳帽,身穿宽松的衣服,扎紧袖口,挥舞着锋利的镰刀,把一棵棵金黄的油菜割下,打捆运走,晒干碾压,去皮扬尘,收获的油菜籽堆积如山,就可以用它榨出香喷喷的菜籽油了。

又走了一段路程,倦意袭来,我不觉放慢了脚步,抬头见一凉亭矗立在花丛中,附近摆放着几十个蜂箱,成群的蜜蜂来来往往,正从油菜花蕊里搬运花粉。一位老者从蜂箱边站起身与我搭讪。老者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子里,他负责这一段河湾生态环境维护,闲暇之余就养蜂。养蜂不仅可以增加收入,蜜蜂还能给油菜花授粉,提高油菜产量。

暮色漫上来的时候,夕阳给河湾镀上了金边,油菜花香更浓了。当最后一缕霞光涂在老人身上时,我看了看他古铜色的面容,那一道道皱纹里藏满了故事,在老人微笑的一瞬间,它们就飞出来,有欢喜的,有悲伤的,更多是幸福的。我捋了捋沾满花粉的思绪,忽然看到整个河湾的油菜花都在挪动脚步,发出沙沙的响声,那是被岁月揉成的梦境,那是随南风而来的絮语。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随笔

悼父文

张华中

乙巳清明,微雨潇潇,余独行于淮阳伏羲陵北百步烈士陵园内。园中松柏垂泪,寒鸦咽枝,石碑森然若铁铸。苍苔漫阶,纸灰化蝶,盘桓绕案,浊酒倾壶。俯仰之间,淫雨湿襟,竟不知是雨是泪。呜呼!先父德林公之墓,已立五十八载矣!

先父讳德林,南阳邓县都司人氏,戊辰年(1928年)桂月生于户张村。丁亥岁(1947年),山河动荡,天下鼎沸,遂投笔从戎。及共和新立,解甲归淮阳,转任兵役局、卫生科、县外贸、县财委。然天妒英才,丁未年(1967年)罹患血疾,未及不惑而歿。享年三十有九。祖父恸极,越岁亦逝。时余年十一,幼弟襁褓,兄弟四人如覆巢之雏,唯赖慈母辗转打工,苦撑门庭。每忆当年,犹见铁骨铮铮如山岳者凄然倾颓,徒留满目丘壑;又似巨帆忽折,孤舟飘零惊涛。家道中落,门可罗雀,尝闻邻舍窃语:“张家梁柱既折,恐成蓬转之萍。”

自父见背,余始知世路险。曾负煤淘渣,曝皮刮肠,肩扛担挑,往来市井。双手皴裂如老松之皮。尝于寒夜,仰观残月,暗祷曰:“天若怜我,宁减寿十年换斗粟!”及长,知青下乡,霜天刈麦;后佩警徽,夙夜巡更。至丁巳年(1977年)春雷乍响,高考重启,遂启命运之门,入周口师范中文堂。毕业后赴淮师任教十年,杏坛薪薪。复转《周口声屏报》、有线台、电视台,笔耕不辍,墨染春秋。今虽雪鬓萧疏,犹怀“老骥伏枥”之志,效太史公“究天人之

际”而著书,慕右军“飘若浮云”而习字。拙作忝列人民大会堂、海峡馆阁,更得“三协”(中国作协、评协、书协)垂青,世人皆谓余“凤凰涅”,焉知非父殒之痛催生此蝶变乎?

今日酌酒碑前,恍见父执卷含笑;若健在,当近期颐。然余每抚勋章,辄生锥心之憾——昔年升学、择业、婚娶诸事,何等企盼,何等指点迷津!犹记初任教师时,持教案战栗于讲台,恨不能叩问:“父若在此,当教我何如?”然天地寂寥,唯闻风雨叩窗。遂自砺如哪吒剔骨还父:“我命由己不由天!”今虽薄有所成,然每见翁媪携孙嬉戏,辄怆然掩卷:余之文章字画纵入琼林,何及怯怯、弱弱之唤一声“父亲”?

暮色四合,纸蝶纷飞若星雨。余整衣冠,三叩首:父灵在天,当见儿已筑书城墨池,未堕家声。昔韩昌黎祭十二郎,叹“少者殁而长者存”,余则悲“长者早逝少者强”。若幽冥可通,愿焚此稿为青鸟,告慰父曰:“儿今知栋折非绝路,乃催生劲草之契机;失怙非天命,实砥砺锋刃之砺石。昔日困顿,皆成文章波澜;当年血泪,尽化笔底云烟。”

归途回首,烈士碑林渐隐烟雨。忽悟太史公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”之真义——父生虽短,然以忠勤立世,以风骨传家,此非“泰山”之遗乎?而今以后,当继其志,书山骋笔,墨海弄潮。逝者已矣,生者长惕,惟将万卷诗书、千轴翰墨,化作清明陌上连天芳草,岁岁年年,碧染乾坤。

缘再续

刘建峰

回首往昔,我与《周口日报》的缘分,犹如一条绵延不绝的丝线,交织出一段难忘的故事。

初到周口,是1995年底我入伍之时。那时的周口,于我而言是一个陌生而又让人充满期待的地方,《周口日报》如同一位亲切的老友,在我抵达的第一时间与我相逢。在部队紧张的训练之余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翻开《周口日报》,如饥似渴地阅读上面的每一篇文章。它就像一扇明亮的窗,透过它,我看到了周口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、独特的人文风情,以及蓬勃的发展活力。每一个关于周口历史典故的讲述,都让我仿佛穿越时空,亲身感受到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;每一篇描绘周口人文景观的文章,都让我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充满敬意。

我本就热爱写作,《周口日报》无疑是我最好的老师。那些优秀的文章,无论是优美的散文,还是严谨的新闻报道,都像是一位无声的老师,默默地教导我写作的技巧和方法。从最初对写作一窍不通,到后来能够得心应手地表达自己的想法,《周口日报》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进步。我仔细研究每一个标题的构思、每一个段落的结构、每一个词句的运用,不断地模仿、学习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。

直到现在,我还忘不了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惊喜;忘不了编辑老师对我的谆谆教导;忘不了文章发表后领导、同事伸出大拇指的点赞夸奖;忘不了在部队期间,我多次立功受奖的荣光时刻。退役之后,我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,工作的忙碌让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笔,与《周口日报》的联系也渐渐减少。那段日子里,虽然

心中偶尔会涌起对写作的怀念,但现实的压力让我无暇顾及。

然而,缘分就是如此奇妙,2023年初,因工作原因,我又一次与《周口日报》相逢。

再次重逢,《周口日报》已经有了新的变化,电子版的出现让我能够更加便捷地阅读。每天,我都会抽出时间,打开手机上的电子版,一篇篇地阅读。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,仿佛时光倒流,我又回到初到周口的那段美好时光。

这一次,我不仅仅是读者,更是作者。我重新尝试向《周口日报》投稿,将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。令我欣喜的是,我的新闻作品和散文作品陆续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。每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,我的心中都充满了成就感。《周口日报》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,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,让我在写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在与《周口日报》相伴的日子里,我学会了坚持和热爱。无论生活多么忙碌,无论遇到多少困难,只要心中有热爱,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《周口日报》也见证了我的成长,见证了我从一个懵懂的新兵到在工作中独当一面,并且在写作上有所收获的过程。

如今,《周口日报》即将走过35年光辉历程,它见证了周口的发展变迁,记录了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。而我与它的缘分,也将延续下去。

未来的日子里,我会继续与《周口日报》携手同行,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美好,为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《周口日报》会越办越好,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开往春天的列车

韩九摄



随笔

父亲的人生“底片”

尔东

多年来,一直想为父亲写些什么,但总找不到好的切入点。

父亲是一名朴实的农民,离开我们已28年之久,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性,他没有留给人一张照片,这成了我心中莫大的遗憾。

随着清明渐近,想念父亲的情绪愈加浓重,那份无法割舍的亲情一次次涌上心头。我开始思索,如何才能找到父亲的一张照片,来慰藉我无法安放思念。

几天前,我给家乡的一位老同学打了电话,请他帮忙到派出所档案室寻找照片。当天下午,他就打来电话,说找到了父亲当年身份信息原始资料,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,照片不慎丢失,只有一张1989年时的底片,不知道还能不能冲洗出来。随后,他把底片拍照通过微信发了过来。时隔多年,第一次感觉父亲离我这么近,虽然只是一张底片,但父亲年轻时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。那一刻,我眼眶泛红。

在等待照片冲洗的那几天,我再次梦见了父亲。他还是原来的样子,没有和我说什么话,只是看着我笑,熟悉又陌生。

父亲是个苦命人。他出生在安徽省阜阳市郊区一个贫困的家庭,从小失去双亲,唯一的妹妹也在3岁时溺水身亡。后来,他跟着他的二叔生活。赶上安徽大旱,严重的自然灾害让刚满10岁的父亲食不果腹,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有一次,他听村里的

大人们议论,几百公里外的河南粮食吃不完,瓜果随便吃,便和几个小伙伴相约爬上了一辆过路的拉煤车,一路向西到了与安徽毗邻的河南境内。到了才发现,河南也并不像大人们所说的那样有吃不完的白面馍馍。

既来之,则安之。父亲和他的小伙伴们“各自为战”,开始了乞讨的生活。一个才10岁的孩子,衣衫褴褛,挨家挨户要饭吃,有时候还要被恶狗追咬,甚至被当地的孩子追打,想想都让人心疼。父亲流浪一个多月后被一户人家收养,这户人家有4个闺女,没有儿子。自此,父亲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。

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的,不知道什么原因,父亲从来没有提过一句。

再后来,父亲就来到了奶奶家。爷爷在航运公司上班,常年不在家,两人也一直没有孩子。奶奶是个善良的人,第一眼看到瘦小的父亲时就流了泪,连夜给父亲缝制了两套新衣服。父亲第一次穿上新衣服,吃上大米饭,激动得放声大哭,跪在奶奶身边,喊了一声“娘!”从此以后,父亲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。

日子一天天流逝,岁月的河流在悄无声息中流淌。在爷爷奶奶的操持下,父亲渐渐长大,娶妻生子,过上了平凡而宁静的生活。

十几年后,已担任村生产队长的父亲凭借模糊的记忆回了一趟安徽阜阳老家,住了几天后回来,把自己

关在屋里,一整天没有出门。原来,那个年代的安徽农村依旧很贫穷,他二叔家中依然是一贫如洗,家里几口人就一床棉被,连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。

几天后,父亲带着村里的技术员再次回到他的老家,手把手教会村民棉花种植技术。据说那一年,老家村子里的棉花大丰收,家家都添置了暖和的棉被。

其实父亲也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爷爷从航运公司退休那一年,国家还在实行“接班”制度,年近四十的父亲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上班,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正式工。那个时候的正式工就意味着吃上了商品粮,甚至能成为“城里人”。但父亲没有过多考虑,把指标让给了大哥,自己依然在家种地。

父亲开过小卖部,干过小饭店,甚至为了给我和二哥筹学费还到建筑工地上搬砖。天下的父母都是无私的,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对我们兄弟几个不偏不向,他言语不多,却总在以身作则。有一年冬天,临近春节,奶奶半夜高烧不退,慌忙中父亲顾不上穿棉袄,用架子车拉着奶奶就消失在夜幕中。当时下着大雪,路面湿滑,他一口气把奶奶拉到3公里之外的诊所。到地方才发现,自己浑身是汗,湿漉漉的头发已经结了冰。

1997年临近春节,由于过度操劳,父亲突然病倒了,那一年我17岁,父亲56岁。在县城医院里,医生

给出了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——父亲得了癌症。母亲一夜白头,她说:“就算砸锅卖铁也要给爹看病!”母亲拿出几千元钱交到医院。然而不到一个月,医院就催着续费。

那段时间,我暂时辍学了,每天不是在医院侍候父亲,就是骑着家里唯一的破自行车带着母亲四处借钱。

几天后,父亲知道了自己的病情。父亲说他不怕死,唯一感到遗憾的是,生活刚安稳下来,还未来得及给年近八旬的老娘尽孝……

随后的一段时间,父亲一直叫嚷着要回家,他知道为了给他治病,家中已经一贫如洗。

回到家中的父亲病情反而好了很多,时不时起床在院子里走走,还能吃点面叶、米粥。都说土方子治百病,于是母亲四处打听哪里有治病的土方子,配合着便宜的中草药让父亲服下。

然而,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父亲的生命,1997年初冬,父亲走了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的照片终于洗出来了,时隔28年,我再次与父亲“见面”。照片中的父亲时年45岁,一头乌黑的浓发,满脸浅浅的皱纹,穿着朴素的中山装,眼神中透出慈祥与善良,一如我梦中无数次见到的模样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!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—2025.8.1